

●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聂慧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出版社逐步国营化，这个时期出版鲁迅著作的出版社有很多，但鱼龙混杂。于是，许广平1950年10月向出版总署写信，提出希望鲁迅著作权统一由出版总署管理。出版总署为鲁迅著作版权的事情专门召开会议，同意由出版总署处理鲁迅作品的编选、翻译、印行事项。许广平、周海婴为此写了授权信：“关于鲁迅先生的著作，为使其普及读者与妥慎出版得以兼顾周到起见，以后鲁迅著作无论在国内外的编选、翻译及印行等事项，我们都愿意完全授权出版署处理。”至此，“鲁迅风”绵延熏陶，以《鲁迅全集》为代表的鲁迅相关出版物在保持内容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编校工作精益求精，连续受到几代读者热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迅著作出版的“国有化”。时至今日，鲁迅著作已进入公版期，众多出版社加入鲁迅作品的出版队伍。

为纪念鲁迅140周年诞辰，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CNONIX应用示范单位销售数据和商报·奥示“中国出版业市场监测系统”线下ERP数据、线上监测数据，梳理汇总了各出版社鲁迅著作2021年1~8月的销售情况，并结合时代与个人背景，结合现实出版环境及实际工作，重新审视鲁迅文化遗产，梳理这些优秀图书背后的编辑出版经验以及文化启示，以期推动更多经典图书的创作与问世。

根据上述数据的不完全统计，今年1~8月各出版社的鲁迅著作动销品种共1500余种，总销量逾200万册，销售码洋近8000万。除了常规销售外，今年上半年《觉醒年代》的热播带动了年轻人对鲁迅IP的了解热情，鲁迅书店人流如织，相关文创成为“最硬核周边”，各出版社鲁迅著作的销量随影视剧升温而增长。

从动销品种看（见表1），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铺陈鲁迅思想成果，以63种动销雄踞榜首；译林出版社的鲁迅著作再续文学经典辉煌，其动销品种为57种；万卷出版公司的鲁迅著作以鲁迅文集为主要形式，动销品种为50种，位列第三。中国华侨出版社等10家出版社的鲁迅著作动销品种为20~50种；广东人民出版社等31家出版社的鲁迅著作作为10~20种。

从销量看（见表2），鲁迅著作单品销量

表1 2021年1~8月 鲁迅著作动销品种TOP44出版社	
出版社	动销品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	63
译林出版社	57
万卷出版公司	50
中国华侨出版社	4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40
作家出版社	3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2
长江文艺出版社	29
江西教育出版社	2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5
浙江文艺出版社	2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2
天津人民出版社	22
广东人民出版社	17
北京教育出版社	17
商务印书馆	16
四川人民出版社	1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4
江苏人民出版社	1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3
中国商业出版社	13
哈尔滨出版社	13
外文出版社	13
中国青年出版社	12
北京燕山出版社	12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12
南京大学出版社	12
北方文艺出版社	12
中国言实出版社	12
吉林美术出版社	1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11
湖南文艺出版社	11
现代出版社	11
中华书局	1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1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1
吉林大学出版社	11
百花文艺出版社	10
中国画报出版社	10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0
天地出版社	10
时代文艺出版社	10
西泠出版社	10

鲁迅著作的出版与市场反响

**编者按**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刊发了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鲁迅作为旧时代崩溃、新时代将至这一转型期的一位具有浓厚中国色彩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反思的结晶至今依然是我们反思自身弱点的镜子，尤其在盲从和逃避成为人们生活惰性的当代，鲁迅系列作品中犀利又不失宽厚与趣味的发言与表达，激活诸多思想，成为我们对话的一部分，鲁迅也自然而然地被年轻一代授予“斜杠先生”“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中文互联网永远的梗王”等称号，而他的价值不仅仅如此。2021年9月25日，是鲁迅140周年诞辰。值此契机，本报特别推出鲁迅专题，围绕鲁迅与出版产业、现代文学的话题，展开一些颇有思考意义的对谈：基于商报·奥示数据为行业提供2021年1~8月出版社鲁迅著作出版情况分析；从编辑体例、文本校勘、题解注释层面为读者详尽呈现《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全过程；从5位作家的视角谈论鲁迅作品背后对于现实中国社会的考量，并为读者甄选整理阅读价值较高的鲁迅书单，以此促使鲁迅文化力量在当代进一步释放生机与活力。

逾10万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朝花夕拾》《呐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朝花夕拾》、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朝花夕拾》与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狂人日记》等5种。单品销量处于5万~10万册之间的有商务印书馆的《朝花夕拾》、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故事新编》等5种。单品销量处于2万~5万册之间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彷徨》、北京燕山出版社的《狂人日记》等15种。单品销量处于1万~2万册之间的有北京教育出版社的《狂人日记》、台海出版社的《朝花夕拾》等11种。

通过以上数据还可发现，销量高的图书集中在《朝花夕拾》《呐喊》《狂人日记》等单行本以及《鲁迅全集》等作品，有些作品已长年入选教科书，成为几代国人熟悉的经典。

《朝花夕拾》作为鲁迅著名的散文集，除了让读者看到鲁迅批判性、叛逆性之外，还有质朴真诚的挚爱之心，甚至还保留有童心。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刷馆、中华书局、江苏人民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巴蜀书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170余家出版社出版了该书。

《呐喊》真实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以传神的笔触和“画眼睛”、“写灵魂”的艺术

技巧，形象生动地塑造了狂人、孔乙己、阿Q等一批不朽的艺术形象，有力揭露和鞭挞了封建旧恶势力，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人民文学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湖南文艺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等130余家出版社出版了该书。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积20余年的“焖焐”与思考，发出控诉“吃人”的呐喊，震撼整个旧中国。浙江教育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等20余家出版社出版了该书。

《鲁迅全集》位列中外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一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同心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等出版了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

围绕鲁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有的像冰山一样，有浮出水面的部分，但水平面下隐藏的更多东西值得深入挖掘。“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这是诗人李亚伟在《中文系》一诗中写下颇具解构意味的诗句，也体现了一种隔着时代的情感呼应。期待更多研究者能够挖掘其中蕴含的价值，给出属于鲁迅那个时代也属于这个时代的回答。

表2 2021年1~8月销量逾万册的鲁迅著作 （按销量降序排列）	
书名	版别
朝花夕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朝花夕拾	人民教育出版社
呐喊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朝花夕拾	时代文艺出版社
狂人日记	浙江教育出版社
朝花夕拾/呐喊	商务印书馆
朝花夕拾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杂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故事新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经典文集	南京出版社
彷徨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朝花夕拾	商务印书馆
狂人日记	北京燕山出版社
鲁迅小说全集	山东画报出版社
狂人日记	海南出版社
狂人日记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朝花夕拾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野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朝花夕拾	北京教育出版社
朝花夕拾	万卷出版公司
呐喊	中国致公出版社
故乡	同心出版社
鲁迅全集(全20卷)	同心出版社
朝花夕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故乡	吉林出版集团
狂人日记	北京教育出版社
朝花夕拾	台海出版社
朝花夕拾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经典全集(全10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朝花夕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朝花夕拾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小说全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呐喊/彷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野草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朝花夕拾(新版)	商务印书馆
朝花夕拾(新版)	译林出版社

《鲁迅全集》出版史：繁难与创举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黄乔生，立足于历史的长度、宽度、厚度和人文的温度，回顾《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全过程，为读者更全面地认识鲁迅研究史、现代出版史和文化史提供参考。

■黄乔生

时代需求下的出版使命

《鲁迅全集》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里程碑，在编辑体例、文本校勘、题解注释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宝贵借鉴。1938年第一种《鲁迅全集》（20卷）出版后，又陆续有1956年版（10卷）、1981年版（16卷）和2005年版（18卷）问世。中国现代历史上享受如此待遇的，惟鲁迅一人。鲁迅逝世后不久，文化界人士组成《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设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规划鲁迅著作出版事宜。后因战事迫近，纪念委员会决定由“复社”设法组织出版全集。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20卷的《鲁迅全集》于1938年正式出版。除印行普及本外，还用预约征订募集资金的方式，印制了纪念本。全集前10卷收创作和杂文如《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坟》《热风》《南腔北调集》，学术专著与古籍辑校，如《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唐宋传奇集》等。后10卷收鲁迅译文，涉及俄苏、日、法、德等十几个国家近百位作者的作品。

由于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鲁迅的著译及古籍辑录，全集收录不少业已绝版多年的著译如《月界旅行》《会稽郡志书杂集》等，及《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等未刊稿，对保存和传播鲁迅遗著起到积极作用，为以后编纂的各种类型鲁迅著作（全集、译文集、选集、单行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卷全集在1946年、1948年沦陷区和解放区都有重印。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3年12月印行了该书的简化字重排本。直到近几年，仍有出版社重印这个版本。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鲁迅著作的整理和出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1950年10月19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通告》，批准鲁迅著作编选、翻译和印行事宜。随后，鲁迅著作编辑社成立，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机构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称鲁迅著作编辑室。此后，10卷注释本《鲁迅全集》于1956年面世。随后一个时期，虽然《鲁迅全集》进展缓慢，但鲁迅自编文集单本出版却达到一个高潮。鲁迅是广大人民崇敬的文化英雄，需要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能力。因此，出版普及本、注释本成为一种趋势。

1975年，经毛主席批准，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制定了新的鲁迅著作编辑出版计划。随后，中央决定派胡乔木等主持成立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由胡乔木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做终审。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及从各地借调来的专家学者30多人，齐心协力，终于在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前夕，将16卷本《鲁迅全集》出齐。16卷全集在10卷本基础上，补充了书信，增加了日记，新编了《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但仍不收译文。至此，《鲁迅全集》的体例和规模基本确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形态及国际形势变化，《鲁迅全集》中对很多人物和事件需要作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鲁迅研究取得的很多新的成果也需要加以反映。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在1981年版本的基础上，编成18卷本《鲁迅全集》，于2005年发行。新版全集收创作和杂文9卷、学术专著1卷、书信4卷、日记3卷，另有附集（含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1卷。总字数为750万。

收录体例多番斟酌

从《鲁迅全集》编辑体例前后的变化，可以约略认识中国现代作家文集的编纂特点。鲁迅自己为《三十年集》所拟类目有三部分：“人海杂言”“荆天丛草”和“说林偶得”。“说林偶得”是学术研究著作和古籍校勘成果。1938年版的全集基本参照这个类目，将其作为主体部分。但实际上，当时全集发行缘起所订出版计划更为庞大：“此外还有日记、书简、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碑帖、汉画像等，因影印工程浩大，一时不易问世。”

《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设定的体例显然过于宽泛，不一定合鲁迅的本意。鲁迅生前对其译文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交代，也未曾提及书信和日记。他也许有另行编辑译文集的计划。书信和日记本来不是正式发表文字，当时几乎没有或很少有读者，自然不能算是创作。至于编校古籍，例如《嵇康集》，或可以“嵇康著、鲁迅校注”的名目出版，因为虽然鲁迅对该书花了很多功夫，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原创作品。1938年的《鲁迅全集》将收录范围定得很大。1956年的10卷本全集则有意向鲁迅的本意回归，“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以及部分书信，并计划将译文和古籍辑校另行编辑成书，即后来的10卷本《鲁迅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和4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这次编辑在著与译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这个全集版本开始收入书信，却没有考虑日记。鲁迅的书信当然很难收集完全，而且如胡适所说，有些信札（仅见于报刊，却无原件可以核对，因而不足征信，不能收录，那么书信更难称全集之名。最终，10卷本中所收书信数量反不如以前发行之《鲁迅书简》数量多。尽管截至彼时，“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已有约1100多封，但10卷本全集第9、10两卷书信只收了几百封。究其原因，一者出版过程中发生了反右斗争，主持全集工作的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二者书信涉及的很多人物还健在

而且当政，有些书信发表出来，会使人难堪，或引起新的争论。

从1981年的《鲁迅全集》开始，日记、书信以作家自己的文字收入全集的体例最终确定下来了。这个版本，不仅新增收2卷日记，书信也增至1456封（另有断简12则），篇幅从10卷本的253万字增至近400万字。该全集不单纯是鲁迅“文集”或“作品集”，但也不是鲁迅全部文字的总集，因此体例上显出一些混乱。如2005年版全集删去了旧版第8卷的《生理实验术要略》。根据出版说明，编委会将来要把《生理实验术要略》与鲁迅其他有关科学著述如《中国矿产志》《人生象》《地质学残稿》等，一同编入《鲁迅自然科学论著》。实际上，上列几部虽然是鲁迅早期著作，却是原创作品，不能因为与文学关系不大就不收录。

梳理《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能看到时代变迁带来的观念变化。1938年版全集，前有蔡元培的序言，后有许寿裳编的“鲁迅年谱”“鲁迅译著书目续编”“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及许广平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集体工程中打上了个人印记，乃当时风尚使然。后来编辑全集，国家观念加强，个人印记完全消失。最近若干年，知识得到尊重，版权意识觉醒，个人的名字又出现在版权页上。如2005年版，就说明封面的鲁迅浮雕像的作者是张松鹤、书名题字者是沈尹默，还有责任编辑、校对等，均得署名。不过，对于注释者，却还只是笼统地提了一笔：“总编注：《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

未来有必要全面修订

《鲁迅全集》在校勘和注释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38年版全集因为时间仓促，在校勘方面有欠精审，误植与错误较多。解放后，孙用曾逐篇重校，于1950年3月出版了《鲁迅全集校读记》与《鲁迅全集正误表》（上海作家书屋）。10卷注释本《鲁迅全集》采用了孙用的校勘成果，又依据鲁迅手稿或各篇最初发表时的报刊进行细心校勘，纠正了1938年版许多误植、脱漏与印错的文字、标点。1981年16卷本编委会中专门设置了校勘小组，定出统一的原则与体例，并据初版本，参照鲁迅手稿和原始发表报刊，又一次进行认真系统的校勘。单是前6卷，尽管以前校勘过多次，但仍有千余处错误。2005年版的修订者参照鲁迅亲自校阅过的版本、相关手稿、初版本、报刊原载文字，再次细心核校。仅第一卷就校出各种差异、错误、更动文字及重要标点近130处，全集共校勘改动了1000余处。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大量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考虑到时代的久远，读者阅读有一定障碍，如果一一加以注释疏证，工程浩大，自不待言。单是新版发行至今约5年中，《鲁迅研究月刊》等专业刊物，又发表了一些质疑纠正的文章。可见文本校勘是一项十分繁难、需要万分谨慎的工作。

对于要不要注释鲁迅著作，学术界并非没有争论。反对的意见，自然不是说注释全然要不得，而是除了不赞成烦琐的注释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如果加注，则最好出单行本，并且标出注者之名，以文责自负。因为释文及前言、后记，表达了注释者本人对原著的理解，是对是错，容或争论。现在《鲁迅全集》中的注释，出自多人之手，却未一一标明。读者茫然不知，只好理解为国家舆论机关的意见。

但不管怎么说，10卷本全集对鲁迅著作注释有开创之功。特别是对鲁迅杂文的近6000条、50多万字注释，对读者了解鲁迅起到良好的作用。1981年版全集编辑过程中，编委会确定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度的读者为对象”，注释的详严程度就可以想见了。1981年版对原来没有来得及注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也作了详尽的注释。而更令人感佩的是，鲁迅日记涉及的人物2000多位，鲁迅所购书籍5000余种，也都详加注释。这样，加上对原有注释条目的删改、修订与增补，注释扩充为2万余条、近240万字。

21世纪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对《鲁迅全集》作了全面修订，对近240万字的原有注释逐条进行审核，根据新成果补充了很多词条，对以往注释烦琐的加以删略。新版对不少带有“左”的时代印记的简单化政治结论及轻蔑性词语作了修改。如尽量避免使用“反动文人”“官僚政客”“资产阶级”“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等论断，代之较为客观的史实性的评价。新版全集对原注作了重要或较大修改的千余条，单是补改中外人物生卒年一项就有900余条。鲁迅著作注释的逐步完善，一方面推动了鲁迅研究的深入，一方面也对普及近现代文化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经过了近70年的努力，学术界和出版界尝试了多种编辑思路，现行的《鲁迅全集》还是留有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有人提出鲁迅的创作、翻译、古籍整理、科学研究乃至未完成的金石拓本整理成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全部列入出版；有人提出书信卷应将鲁迅亲自附录的信件收入，甚至还有人提出将《两地书》中的许广平书信收入，便于读者将两人通信对读。这些意见都值得进一步研讨。其中，《鲁迅译文集》的出版已经刻不容缓。鲁迅一生翻译的字数几乎与创作的字数相当，其从事文艺工作之初，是以翻译者现身，终其一生，译笔不辍，在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甚至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介绍方面均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心得。目前，学术界对于鲁迅译文研究还不充分，广大读者对鲁迅译文认识还不足，甚至还没有获得一种亲近感。笔者建议学术界和出版界联合起来，按照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体例，进行《鲁迅译文集》的编辑，为读者提供注释和题解，使鲁迅的翻译成果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作用。